

少年福尔摩斯探案系列

荣获加拿大推理界最高荣誉 亚瑟·埃利斯奖

荣获青少年推理书籍金牌奖

加拿大年度最佳读物



神秘的 恶魔

[加拿大]沙恩·皮科克 著

严志军 孙玉洁 译

少年福尔摩斯第四次探案



神秘的 恶魔



少年福尔摩斯第四次探案

[加拿大]沙恩·皮科克 著

严志军 孙玉洁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神秘的恶魔：少年福尔摩斯第四次探案 / (加) 皮科克原著；严志军等译. -- 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5

(少年福尔摩斯探案系列)

ISBN 978-7-5346-5604-0

I. ①神… II. ①皮… ②严… III. ①儿童文学—侦探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059 号

Original Title: The Secret Fiend

Copyright©2010by shane peacock, published by tundra books, Toronto, Canada and by tundra books of northern New York, Plattsburgh, U.S.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undra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byJiangsu Juveniles and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合同登记号：图字 10-2011-151

书 名 神秘的恶魔：少年福尔摩斯第四次探案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210037)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 1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46 - 5604 - 0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8

献给萨米
迷人的皮科克男孩



题记

它来去无踪，在伦敦城一个漆黑的夜晚，从泰晤士河岸边跃上威斯敏斯特桥面，似乎从恶魔那里获得了超人的威力。两位女仆手挽手行走在夜色之中，因为夜深而感到惊恐，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遭受了它的袭击。它尖叫一声，开始了行动，抢走了一个女孩，带着她沿鹅卵石路面匆忙逃离，大步跳跃，几下子就到达了宽阔桥面的另一边。之后，它纵身跳上栏杆，怀抱着瘫软的女孩，跳进了茫茫的夜空，双翅在寒冷的空气中扇动，仿佛是一只来自地下世界的蝙蝠怪人。他们“哗啦”一声跌进了冰冻的河水，随即夜晚又恢复了沉寂，只有那名幸存的女仆趴在石桥上发出惊恐的啜泣声。接着，她站了起来，使出浑身力气开始奔跑，一路向北，朝丹麦街跑去。

“我和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认识多年，彼此亲密无间，但我从未听他提起自己的亲人，也很少讲到自己的早年生活……我开始认为他是个孤儿，已经没有亲人在世了……”

——华生医生 《希腊译员》



目 录

- 1 惊慌的夜访者 / 1
- 2 威斯敏斯特桥上的谜团 / 12
- 3 秘密 / 24
- 4 更多秘密 / 32
- 5 恐慌降临 / 40
- 6 杰克再度夜行 / 55
- 7 蝙蝠的陷阱 / 64
- 8 当场现形 / 74
- 9 杰克再次袭击 / 83
- 10 许多个弹簧腿杰克 / 88
- 11 马尔法科特的力量 / 103
- 12 谁是马尔法科特 / 115
- 13 追捕杰克 / 133
- 14 令人痛苦的袭击 / 142
- 15 装满镜子的大厅 / 147
- 16 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出逃 / 162
- 17 死路一条 / 179
- 18 告别 / 190
- 19 揭开面具 / 203
- 20 伟人 / 216



惊慌的夜访者

老药师的药店很晚了也常有人来敲门，甚至过了半夜还有人来，就像今晚这位。然而今晚这位与众不同，她来时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这是 1868 年 2 月的最后一天，一个月前夏洛克·福尔摩斯刚过十四岁生日，英国首相刚刚辞职，他的得力助手——了不起的英国犹太人本杰明·迪斯雷利初上任。大英帝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有些人为此躁动不安。无论是街道、小酒馆还是梅费尔区和贝尔格莱维亚区的豪宅，到处都是窃窃私语，人们说那位出身浪漫、善于调情的精明黑发希伯莱人对英国没一点儿好处——因为他是个异邦人，这就好像由黑人来当美国总统一样荒唐。整个国家即将迎来一个转折点，低层阶级在向上涌动，逐渐获得权力，而且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力；金融市场动荡不

安；爱尔兰恐怖分子为了挣脱英国的统治，在伦敦——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制造暴力事件。将来会怎样？许多人担心混乱的局面就要降临。

今夜，伦敦一片天寒地冻，但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个瘦高的男孩却在实验室温暖的壁橱里熟睡着。外面传来响彻整个药店的敲门声，不过实际上只是一只纤弱的小手在敲门。夏洛克腾地站起来，在他那件超大号的睡衣外面套上裤子，拿起防身用的马鞭，冲过实验室的硬木地板。他确信西格森·贝尔先生此刻一定正在走下旋转楼梯，不等他冲到门口就会赶上他。可是楼上没有一点儿声音。男孩立刻在门前站定。他手握武器，稳了稳脚跟，回想起贝尔先生的指点，扬起鞭子摆出了进攻的架势。

“是谁？”

“让我进来，夏洛克！”

是个女孩子的声音，但似乎很陌生。他冲到格子窗边向外看了看，只见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在外面瑟瑟发抖，每隔几秒钟就向后张望一下，仿佛是一只被猎人围困的狐狸。外面一片漆黑，夏洛克辨别不出来这张脸，只觉得它在红色软帽和黑头发的映衬下显得很苍白。她好像是孤身一人。

夏洛克“啪”一声打开门，女孩随即倒在店里，用她僵硬的手指抓住他的光脚不肯放手。她猛踢了两下门，门“砰”地关上了。夏洛克把门锁上，弯下身来，握住女孩的手，然后抬起她的头。

“比阿特丽斯？”

“夏洛克！救救我！它抢走了她！那个地狱来的恶魔！”

她太激动了，听起来都不像她原本的声音。“锁上门！”

“已经锁好了。镇静，镇静。”

比阿特丽斯·莱奇是帽商的女儿，她穿着朴素，一双黑眼睛闪着光芒，皮肤如陶瓷般细腻。她向来很喜欢夏洛克，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充满兴趣。而此时，她浑身发抖，就像风中一片摇摆的叶子。

“镇静，镇静。”他又说了一遍。

西格森·贝尔似乎一点也没受惊扰，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经过如此一番折腾，他怎能睡得着？可屋子里确实没响起老药师长号般的鼾声，楼上一切都静悄悄的。

夏洛克扶着比阿特丽斯站了起来。他抱着比阿特丽斯，觉得她非常纤细，而这女孩则依偎在他身上，就像孩子紧紧地搂着爸爸。他很吃惊，这感觉真好。事实上，他得不断提醒自己，必须把这浸透灵魂深处的温情搁置在一旁——因为这感情太强烈了。她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事件，他必须帮助她。她可能有些歇斯底里，但他不能同样失去理智。他学会了在做决定时绝不感情用事：感情总是无逻辑可循的。不过，他此刻很难镇定下来，因为比阿特丽斯并非毫无诱人之处。小时候，他也许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现在这种吸引力越发明显了。她不像艾琳·道尔那样美得令人窒息——艾琳一头金发，棕色的眼睛，拥有无可估量的魅力，在任何一间拥挤的厅堂里都能引人注目。比阿特丽斯和艾琳不一样，你得留心观察才能发现她的美。让夏洛克感到惊讶的是，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他确实注意过她。

控制住你自己，你得帮帮她。

他半扶着比阿特丽斯走进实验室，让她坐在贝尔的大椅子上，然后转身去拿本生灯，想烧点开水。

“深呼吸，这儿没人会伤害你。我来沏茶，我们坐下来把事情说清楚。”

她点了点头。就在他转过身去时，她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她眨着黑色的大眼睛看着他。他忙活了一阵，然后拿着两杯热红茶走了过来。

“尝尝这个。”

她的手指触到了他，他差点把茶水弄洒。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别紧张。”

她伸出双手，握紧夏洛克的一只手。现在她的手暖和多了，也不再僵硬。夏洛克觉得自己应该把手收回来，但实际上他却没那么做。

“我们回家有些晚了，很晚。那么晚了还在外面，真让人害怕。”比阿特丽斯开始叙述。

比阿特丽斯和夏洛克几乎从一出生起就彼此认识了。她住在父亲的帽子店里，帽子店就在福尔摩斯曾住过的公寓楼下。后来，夏洛克的母亲被人谋害，夏洛克只好搬去和贝尔先生同住，之后，他俩整个暑假都没见过面，这也是两人这辈子分别最久的一次。他们再次在学校见面时，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长大了，身材也更加丰满了。她说夏洛克看起来也不一样了：他长高了，更加稳重了。从那以后，她就开始用一种让他很不自在的眼神来看他。

大约一个月前，比阿特丽斯突然不上学了。福尔摩斯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现在我有工作了，夏洛克，在伦敦一个富人家里帮厨。”她告诉他，“我和我的朋友——她在厨房当女佣，也不住主人家——我们两个人留下来干活，干到很晚，因为主人家第二天要设宴请客。我们当时怕极了，夏洛克，外面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孤零零的。可我想回家，回去帮爸爸干活。他一定替我感到

担心。”

比阿特丽斯的母亲几年前死于肺结核，她父亲就扛起了这个家。他什么活都干，就是为了让自已唯一的孩子能多上几年学。比阿特丽斯和夏洛克彼此都了解对方的痛苦。

“我们相互搀扶着，走得很快。起先，我们沿着安全的大路行走，没有受到骚扰……直到走到了威斯敏斯特桥，那个恶魔出现了……”

她开始哭泣，“我应该去警察局报案，但我觉得他们不会相信的——”

“比阿特丽斯，现在你不能哭。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是‘弹簧腿杰克’！”

男孩禁不住笑了。她在开什么玩笑？

“比阿特丽斯，听我说，一定是因为天黑，你才看见了幻象。弹簧腿杰克是个虚构的人物，是《一毛钱恐怖小说》里的吓人角色，这你是知道的。黑夜激发了你的想像力。”

“那露易斯哪去了？”

“露易斯？”

“我的朋友！她不见了！”

“我也不——”

“她当时跟我在一起，夏洛克。我没有做梦。他把她带走了！她不见了！”

她开始抽泣起来。对于女孩子们这样的反应，夏洛克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种情况下，他总觉得束手无策——哪怕是面对比阿特丽斯。他也无法回答关于露易丝的问题，这让他感觉很不自在。她一定是在胡编乱造。也许他应该管她叫骗子。

“要不我们出去探查一下？”

“可以吗？带上一把刀或一杆枪，如果贝尔先生有的话。还有，你必须抓紧我的手。”

这种反应并不令他感到惊讶。福尔摩斯心想，好吧，我就奉陪到底，没准儿真会发生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

“不用带枪，我有马鞭，而且我们会很警觉的。”

“谢谢你。”当夏洛克再次握起比阿特丽斯的手时，她眯眼冲他微笑。比阿特丽斯说：“快走吧。”

“不过，首先，”夏洛克脸有些发红，他站起来，抽出手说，“我必须告诉师傅一声。”

他领着她穿过实验室，让她坐在楼梯下面的一张三脚高凳上。这样，等他上楼去见师傅时，她就不会离自己太远。比阿特丽斯看见墙面钉子上挂着一具人体骨骼，吓了一跳。那具骨骼的一侧是摇摇欲坠的书堆，另一侧则是一个橱柜，里面存放着泡有人与动物器官的玻璃罐。夏洛克从衣柜里找出自己的鞋子、磨破的大衣和泛黄的衬衫，蹲在实验台后面把衣服穿上。比阿特丽斯转身不去看他。今晚夏洛克不必戴那条破领结了。尽管他希望能在镜子中照一照自己的模样，但当着比阿特丽斯的面，这样做显得太虚荣、太没有男人气概了。所以他只是尽量把头发弄得整齐一些。

“我马上就回来。”

夏洛克很少上楼去打搅贝尔，而且他今晚原本也没有这个打算——他可以自己陪比阿特丽斯出去——可是老药师今晚如此沉寂，这让他备感不安。难道他的老伙计死了？

夏洛克顺着旋转木梯往楼上走去，尽量不发出声音。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当然不担心会吵醒老药师。他似乎对贝尔先生产生了疑心，因此想趁其不备去偷袭他。为什

么不呢？这个老药师也许很狡猾——夏洛克发现他经常蹲在楼梯口，悄悄偷听夏洛克在楼下的动静。这个男孩喜欢西格森·贝尔，事实上甚至还可以说是爱上了这个老人。不过，他的师傅看起来也隐藏着秘密：贝尔总有一些事情令福尔摩斯不能完全——

楼下突然传来声响，像是打开前门所发出的嘎吱声。

夏洛克还没来得及把头探出楼板，也没看到贝尔先生卧室和起居室的凌乱景象。

他定住了。

“夏洛克？”他听见比阿特丽斯压低嗓音在叫他，听上去吓坏了。

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退下来。他没有转身，只是循着上楼的路线倒退着下来。

我的马鞭……在实验室桌上。

“别出声。”他小声念叨着，但他的心狂跳不止。假如这不只是个编造的故事？假如有人，比如说《一毛钱恐怖小说》中的传奇人物——桀骜的弹簧腿杰克——跟踪她一路到此？他可能杀了她的朋友，肢解了她的尸体……剁成一块一块。现在他要对比阿特丽斯下手了。

夏洛克蜷缩着身子挪到实验室，悄悄地爬向他的朋友，把她从椅子上拽到地上，然后把手伸向桌面。一开始，他找不准鞭子的位置，于是在周围摸了摸，感觉到了——那是一个硬东西——那是马鞭的皮面。他一把抓住它，就像德比赛马时，骑手紧抓着纯种好马的缰绳。

“用手腕的力量，我的孩子！”他们每次训练时，贝尔先生都会这样喊……通常，随之而来的，就是实验室某个角落的物品被

马鞭抽打得七零八落。

夏洛克把皮鞭略微高举过肩头，以便在挥动手腕前积聚最大的力量。他悄悄地向前厅挪去。无论谁在门外，想进来都易如反掌。事实上，此人（也可能是个怪物）听起来像是有钥匙。在闯入者进屋的一刹那，夏洛克看见了他的轮廓。

男孩一跃而起，抽动他的马鞭，可是出现在他面前的东西——无论那是什么——像豹子一样敏捷，顷刻间便消失了，然后又突然出现在他背后，抓住他的脖子，似乎要置他于死地。他感觉脊椎都快要断了。

“我的孩子？”

“贝尔先生？”夏洛克用沙哑的嗓音回答。

药剂师放开了他的学徒。夏洛克瘫倒在地，觉得自己的嗓子都快要咳破了。

“抱歉。”

“没关系。”

这男孩的确长高了不少，他站起时，视线几乎和驼背师傅的眼睛一样高。老药师的眼中露出一丝内疚。

“您……您去哪里了，先生？都过了午夜时分了。”

“恐怕凌晨两点都不止了。”

“所以？”

“所以什么？噢，我的去向。是啊，嗯……出去散步……多么美好啊……散步，呼吸些新鲜空气。”

“非得在这个时辰吗，先生？”

“反正睡不着。”

“我没听见您出去的声音。”

“没错，你永远也不知道我去做什么，我的孩子。”

这样说就意味着老药师想要终止此番谈话。他的口气中有一丝愤怒，这好比是在警告夏洛克，要是再提问题的话，他就要生气了。西格森·贝尔几乎从不对自己的徒弟发脾气，也从不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但在此刻，男孩感觉师傅的话中有一股力量，阻止徒弟再过问这件事情。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到底是什么事？

贝尔走向实验室，接下来他猛地停下来，仿佛一只猎犬嗅到了猎物。

“我们有客人？深更半夜还有人来访？”

尽管贝尔先生还没看见比阿特丽斯，他还是能感觉到她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就在他穿过实验室的门向她走去时，夏洛克注意到他胳膊下面夹着一样东西——看起来像是一件衣服，闪闪发亮，像是一件戏装。衣服的颜色是绿黑相间的。这一看吓了夏洛克一跳，他想到了弹簧腿杰克。

贝尔先生眨眼间便站在了比阿特丽斯面前。

“我亲爱的，你在颤抖。让我给你把把脉，听听你的经历。是什么事让你这么晚还要来这里？你认识福尔摩斯少爷吗？”

他伸出两个手指，按在她的颈动脉上。

“是的。”

“那你为何不能在更体面的时间来见他？”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什么也没想，我只是在听。你快十五岁了，是帽商的女儿，住在南华克区，却在城里一户富人家里当女帮厨。你漂亮又健康，和我一样喜欢这个男孩，并且因为过去半小时内发生的某件事情而心神不宁。”

“我当时正和我的朋友露易斯往家走，我看见——”

“她什么也没看见。”福尔摩斯说着走进了实验室，眼睛还往下瞅着那件夹在贝尔先生胳膊下的衣服。他现在可以看到，老先生手里正拿着一只装着黑色液体的瓶子和一个大得足以遮住整张人脸的面具。

“她什么也没看见？那怎么会心跳加快，瞳孔放大，在这二月的夜晚大汗淋漓？我得见识一下这个你声称她没有看见的东西。这家伙一定像迪斯雷利先生那样非同寻常。”

“她产生了幻象。”

“幻象？”贝尔先生转身面朝比阿特丽斯，用一种能洞穿心灵的眼神看着她，“关于谁的幻象？”

“是——”

“她感觉自己被跟踪了。”

“被谁跟踪了？”贝尔先生并没有看夏洛克，他直勾勾地盯着女孩的眼睛。这眼神具有催眠的效果。

“是——”比阿特丽斯准备回答。

“一个小偷，一个想伤害她的莽汉，不过她还是从那家伙的魔掌中逃脱了，不管那是什么怪物——如果真有那么个东西的话。而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比阿特丽斯小姐现在很健康。”

“你看见这个……莽汉了吗？”

“没有，她没看见。”

“你独自一人吗？”

“我——”

“是的，她就一个人。”

“夏洛克，”贝尔先生面带愠色，把脸转向他，“她不能自己说吗？”

“她刚受过不小的惊吓，我不想让她更加心烦意乱。”